

陽明全書

冊十一

書 經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社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

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閒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

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閭閻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

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
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
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
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
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
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
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
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
纓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
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
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
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
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

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閒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常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

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閒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

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
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
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
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
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
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閒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
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
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
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
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
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

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閒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舍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閒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閒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興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

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關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而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石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

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閒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

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親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闕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